



影

李 霖 野



露 珠

晨曦下

小草上的露珠，

是昨夜的笑痕，

今朝的眼淚。

柳絮悄悄地飛來，我知道暮春已經到了。天氣還是異常地苦

悶，周圍的事物好像是全沒觸着一點春底氣息，都仍然死死地在灰色的廣幕下面豎立着；燒人皮膚的火熱的南風夾着灰塵吹來，使人感着倦倦的睡意。我在房裏來回地踱步，我在睡椅上躺着想靜神微睡，我枯坐在窗前沉思，我打開我所愛讀的書籍——但是都勝不過我百無聊賴的心緒。

「到熱鬧的地方去！」想着我便快快地走出去了。街上狂風捲着塵土一陣陣地吹來，灰吞吞的人物車駝來來往往地蠕動着，他

們也好像是被什麼東西所迫不得不到街上行動似的：懶懶的，慢慢的，無精打彩的，昏頭昏腦的……要說是像送喪的樣子呢，似乎又沒有一點悲傷的表徵，雖然人們都哭喪着臉，但是他們所表現的絕不是新鮮的情緒，只是已成定型的憂鬱的面皮罷了。柳條在狂風裏亂舞，灰塵在狂風裏疾飛，但是一切好像在墳墓裏一樣靜死，壓迫着人底呼吸。街市裏嘈雜的喧嚷，污濁悶人的氣息，使我底頭更加昏沉，我底呼吸也更感疼痛了。在悶悶的熱鬧聲裏，在人們奇異的探視之下，我更感到刺心的寂寞了。我底心緒更形惡劣，我只無意識地順着兩腿底挪移倦倦地歸來了。

我底書棹上放着一封信，小小的淡灰色的信封，封背題着上面

的一首小詩，我一看便認識是乃吾底筆蹟。他上次的信便說及他底病恐無希望的話，他底簡單的短信裏單純的語句，引得我流了半天的眼淚。他臨行的時候緊握着我底手，他底深深回入的兩眼死死地釘着我，我如同在懸崖邊上萬丈深淵前站着：他底眼睛閃着深沉地悲哀的火焰，燒得我全身戰慄。在這一瞬間，我才整個地理會了他底靈魂，爲人世間的魔火燒得零星憔悴的靈魂。我們都默默無語，我理會得他底病不是靜養便可奏效，更不是醫藥所可爲力的。——他去後我底身心都失了依據。這十個月離別的期間裏，他也曾寫了點短信給我，但是他總囑咐我看後立即燒去，因爲他只願隱吞着一切的愁苦不使他在人間留一點痕跡。有時我看過他底信

後，覺着他底憂傷的心跳進我底腔子裏躍動，我也便把他底來信燒去不忍再看了；所以他在病中的來信，差不多全數燒去了。這次我一看見這淺灰色的小信封，他底枯瘦的字體，他在信背上題的那首小詩，我底全身顫抖，我知道這一定是他病危的消息。我底雙手抖索着把牠拆開，確是一封他覺着永沒有和我再見的機會時才勉強支持着寫而不曾寫完的信。第三天下午我便接到別的朋友報告他死於養病的異鄉的電報。

乃吾如露珠一般消逝了；但是他底蒼白的憔悴的臉面，深愛的雙眼，飽嘗隱苦的赤心，時時在我眼前顯現，時時在我底腔子裏躍動，他雖然不願留一點痕跡於人間，可是在我心裏却有了不滅的印

象了。

他害的究竟是什麼病，至死也沒有察明；不過在他底零星的筆記裏，在給他哥哥和我的書信裏，他只說到「隱哀」，「隱痛」的字樣，大概這就是他致死的病源罷。

他底日記什麼，寫後十九都燒了，給別人的信也是囑別人看後燒去，所以我盡力只收集着幾封信和幾則日記；爲着記念這個含着隱哀的靈魂，我敬把這點零星的東西再公開給讀者。

一九二四年四月作者於北京。

院子裏的蟲聲叫得格外悽切，恐怕只有我在伴着牠們歔歔了。

佛前的神燈在我惺忪的兩眼前閃耀，觀音大士像前的香煙如幻思一般在暗渺的神帳裏繚繞，在這樣淒清靜寂的一丈見方的小室裏，我朦朧地躺臥着。周圍喧嚷着的市聲漸形死沉下去，深夜統治了一切；我底心情却因着深夜的靜默漸形煩亂，心兒却因着隱哀底衝擊不寧靜地忐忑起來。我好像吃了強性的辣物一般，全身和頭顱都冒出熱燥的火花。我不能再躺着，我起來在斗室裏徘徊。我想起我一月以前離家的情形：母親一面爲我整理行裝，一面不斷地問我什麼時候回去，我只忍着眼淚說着謊語，我說四個月或是一百天裏就可以回到她底面前，她只囑咐能早回便早回，却沒有看透我底毒狠的心——我想把愛我的仁慈的父親母親，親愛的姊妹兄弟，都

永遠地拋棄！我想逃避人間，我想死在深山靜谷裏！……

我底心緒如亂絲般紛擾，找不出一點端倪。我支着頭在窗前沉思，許多問題如跳蚤一般闖進我底心裏來：什麼時候飛到我底心裏這一粒惡毒的種子呢？恨惡愛你而拋棄你的，爲什麼拋棄自己所親愛的人呢？不愛親愛自己的人，爲什麼要不親愛你的人愛你呢？……我重複思索着最後兩句話，我心裏悔恨我不應懷着惡毒的心要拋棄家庭；我噙着眼淚，我想念母親；但是不但滅不了兇猛的心底衝擊，我更深深地陷入矛盾的苦痛裏了！……

是心底支配呢？是手腕底力量呢？醜滿灰墨，握住禿筆，我在潔白的紙上粗描我底隱痛底心曲……唉，唉，我又不能寧靜地

寫下去！——寫就了，又將寄誰呢？面朝着觀音大士莊嚴仁慈的神像，我幻想：「菩薩也許比人們更爲了解人間的心意：：：」，便把我所沒寫完的東西在神燈上燃起。

一縷心情，透入幾張素紙，在熊熊的火光之中現出深藍的透紅的窟窟窿窿的花紋，彷彿告訴我說：世界中的一切，都在這利那燦爛的虛幻裏！

十一年四月九日之夜在A城。

霽野：

也許我太怯弱，經不起人家一點愛慰，今天以前的幾天，我微

弱煩悶的心靈，總是蕩漾着在幾個朋友鼓蕩起愛之微波的河流裏。

也許我太褊狹，今天上午接讀我父親底信後，竟歔歔歔地一哭。我總很難過，爲着我那「爲惡環境所迫，終日如坐針氈，無時無刻不是痛苦，時時頭暈眼花」的老父！我還可以領悟「你底信我無法復：家庭現象危險，我實不能愉快；家信不能使你安慰，反增了你底苦惱，不如不寫信，不過玄想而已，倒覺安靖可喜；」的愛我的慈藹的父親底心情。哦，我底父親！我底父親！……

昨天躺在椅上臨風朦朧在窗下的沉思，很紛亂的，現在向你述說，恐怕不是真象了；但是並不是說謊，也無妨向你說一說。

前天給C君的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過去，我是一團罪過；將來，也難說不更壞；現在呢，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就覺一件罪過被我作出來了，但是我會很快地變了主張，說他是一件對的事！假如善惡是有標準的，我要細細去估量一下。」

曾爲那件事苛責到使我痛哭的，不定在什麼時候也許會在臉上心裏湧出一點苦笑來。——總而言之，都是莫明其妙的事。這些話說來不知你懂不懂得？——把這最後一句話向腦子裏一思索，我自己也好笑，問人懂不懂得！自己何曾懂得！自己何曾懂得自己是什麼了！人是不可懂得的東西！誰敢說他懂得了自己？更誰敢說他懂得了別人？宇宙中原沒有什麼真象，只是人們在那

里閉起眼來瞎想，所知道的不過是一些虛僞的輪廓！不過是一些虛僞的輪廓，自己何曾知道自己是什麼了！別的？……——隨筆寫來，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因為我心裏想的，用筆寫出來，已經不是我所想的真實情形了；又從紙上送到你底心裏，起怎樣的變化，那也是說不定的事。我知道不會將我心裏的真理移置到你底心裏一毫不損牠底真實，所以「你懂不懂？」這個笨問，我決不再向你說的。

這或者是我心靈上的病；我不明白我自己，自然我更不明白別人，我雖說致力作分析的工作，但是只得到相反的結果。也許是我底感覺不如別的聰明人底那樣靈敏，我只能在模糊的感覺裏得着

點渺茫的東西。我曾有一段自問的文章這末說：

「哈，哈，哈，哈！」人們底嘴裏發出自然的笑聲，臉上也現出深刻的笑紋來。

「噯，噯，噯，噯！」人們底喉裏流露出哭聲，聲音裏也實在含着沉着的悲哀。

深刻的笑紋印入眼裏，心花一開，冷清清地也笑一下；沉着的悲聲打入心裏，引起了靈魂底哀鳴，也陪着洒幾點同情的眼淚。

但是別人底心情怎樣呢？配親切地領會嗎，隔着你心靈上一層薄膜？」

我從小便是冷清慣了的人，不苦寂寞並且慣於寂寞；但是除非

一切都變爲靜死，這樣天性孤僻的我，或者可以放點潛熱灌進人們生命底源泉裏起個微波，也許會起一個狂浪呢！潛熱凝在冷清的心裏，或者是我底煩悶，也許就是我底快樂。

冷清的心浸在渺茫的人生裏，以一種糝糊的感覺領略點悲哀的心音底酸苦和愛的笑紋底甜蜜——這就是我所能知道的我底一個虛僞的輪廓。

昨天又和綺，芳到L湖玩了幾個鐘頭，她們很活潑地在草地上捉蚱猛，輕輕地在池邊捉蜻蜓，她們天真爛漫的新鮮而充滿生氣的小眼睛喚起了我永逝了的童年生活底幻影……但是我底心裏終於和她們有一層隔膜！

唉唉，想起隔膜的苦楚……這信已經寫得太長，這種苦衷我也不願再寫來煩惱你了。

祝你心靈得到平安，再談了。

乃吾，八月十二於A城。

在那兒誇耀牠底光明呢！

——深藍的雲縫裏

一顆閃閃不定的小星。

看那一瞥的流星，你底伴侶，

龍底光剎那一現，

又在剎那間消去！

——八月十五日夜。

嚴重的口氣聽來好像是在訊大鬧天宮的天犯；但是孩子底哭聲未免太怯弱了，有時只能從鼻子裏發同點哭聲。清閑的睡鄉中之我，被孩子底哭聲扣了心靈之門，驚醒了。「饒他罷！」我心裏默禱着。但是她嚴重地究訊，使孩子只能從心裏斷續地抽出緊迫不均的呼吸了。

這算是罪刑寬恕了，等到天真的孩子所不願從誠摯的小心靈裏

流露出的那句假話——「媽媽，不是罵你……」說出了。

——八月二十八日深夜聞哭聲起坐時。

哥哥：

吃智果原是人類苦痛底來源，但是既然吃了，要想把這個根拔去，那是萬萬作不到的事，如失戀的人想把心裏舊戀底痕跡剷去一樣。翻橫世界上沒有什麼快樂事，不吃智果便快樂，也不過是吃過苦的人那末幻想；真能覺着苦痛，還是比較好的現象，較着那些麻木的木偶。覺出世界上的苦來，也就是吃智果底惟一目的呀！

我現在也不敢相信我究竟有沒有把握關於我自己的事，將來走到怎樣危險孤獨，也是難以預料的。我心裏有難言的隱哀，所以只是什麼都糊糊塗塗的；這個我早已覺着，別人不論怎樣說法我不過問，我知道這是較平坦的道路。我向每個人都承認我是一個糊塗人。一個朋友在年把以前說我呆愚，我不明白他底意思，不知他是否看透了我最底糊塗。這原是我作糊塗人不必追問的，原沒有事情使得我聰明；聰明也更不是我所需要的東西，我所要的只是糊塗與忘記。

我很想知道小弟弟們底境況，可寶貴的他們底兒童時期恐怕又

要無辜斷送了！你不要強迫他們讀書，那些書是於他們沒有用處的。領他們玩去，領他們好好地玩去！不要傷了他們底心靈，兒童時期種下的一粒壞種子，在他們永遠的生命上都留着很深刻的痕跡！

深夜裏，母親爲兒子叫魂的聲音更形清婉而悽惻，我底漂泊無依的心却隨着不識者底哀音飛到母親底身畔了。哦，哦，我不能再寫了！

乃吾，九月四日於A城。

霽野：

昨夜躺在床上，天空的麗月從窗眼裏偷把她底銀光照着我，想睡的面龐，我底心思應當飄逸了，——却回憶到許多瑣細的過去的生命痕跡，每件小小的細事上都鍍上一層濃重的感傷！生命原是這樣一閃便過去的飄渺幻影呵！……

不知爲什麼時時湧上心來一種無名的悲痛，偶而要想起往事，以爲愛情和友誼都只是霎時的幻彩，一分鐘前是燦爛輝煌的雲霞，一分鐘後就會變爲靈雲和毒瘴！吾人有限的生機靈性都只銷滅於盲目的愛憎和因愛憎而生的誤會和隔膜上了！我不是主張斷愛，只覺人生底活動都不過是盲目的亂撞，爲這樣可憐蟲的人類，自然

心裏便引起了難言的感傷。也許我底眼淚太多，每因偶一念及，便奪眶而出了。……我不是要和你談什麼人生，只是就偶而的感想隨便說說罷了。

夜已深，再談了。

乃吾，九月六日於A城。

夜像死般靜默，伴我浪花似的紛擾的心的，只有時鐘滴嗒滴嗒的嘆聲，和蚊煙夾雜着的夜底氣息，我底心音和在愁悶的蚊煙氣息中疲乏的蚊子一樣——噫噫地哀泣。

我無端地想到家鄉，我便想起在小河灘上一個可紀念的初夏的

晚間，陡然聞着一陣不可言說的刺人腦子的死人臭氣。這臭氣，這不可言說的，原是充滿到處的！

這可不是我胆怯，一個殘忍的惡作劇使我不得不戰慄：P. 很嚴厲地將一個可憐的小鼠底頭，硬放在牠不願放在裏面的水裏去。牠瞪着可憐的眼睛似乎向人求饒恕——但是，結果放在牠底頭上一堆小的石子！……我從這幕悲劇底後面輕輕地走過去，這個小鼠底悲劇，人生還向着我們不斷地排演呢！

我底弱小的心渺無歸處，悠悠地，寂寞地，在死般靜默的夜底呼吸裏飄蕩着……

一九二三年六月五日在P城。

哥哥：

午睡後接讀你底來信，許多零星的感想在我心裏紛擾着：我不能不嘆服習慣底魔鬼般的力量，前輩底石頭樣的頭腦！多發許多空論，是無裨實際的，簡單說，我們要承認男人和女人是同樣的個人，婚姻是他們自己底事。我不相信愛情，我不相信婚姻，但是這筆人與人的買賣我至死也不能承認。我所以如此，並不是妄想着什麼幸福，幸福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覺得自從我記得某一件東西起，一直到現在，緊緊圍着我的常常是一種錯誤的不幸！避免

一點逼我的不幸，是我所有的工作；這件工作完成，便是我底時候了！我不再希望什麼，什麼我也沒有力量去希望，更沒有胆量敢去奢望，生活越來得平淡越好，越孤獨着越好，浮萍樣漂流着或者是較爲幸福的生活。圍繞着我的一切，我覺得都是懷着敵意的東西，常常想窺着空兒將我生吞下去。我時時覺着有兩隻惡狠狠的鐵手強抱着我，我底眼前常常有濃枝綠葉的不幸之花閃耀着。……我底腦子一炸一炸地發痛，肺也拉緊了疼痛的呼吸。唉，算了罷！……

乃吾，六月十三日於P城。

靈野：

在這一年多的期間裏，我底身體和靈魂都如鎔爐裏的鐵器一般的。心裏的隱苦本來也不是言語所能言說的，苦不能耐的時候，自己獨站在孤寂無聲的陰暗的樹陰裏，盡量地流着自痛疼的胸腔裏湧出的眼淚，倒是可以聊自慰藉的。世間那裏有同情？何必向冷心的人們流出枉費的眼淚！

因為我覺着在P城再過下去，即或不瘋，其苦痛也不是我所能忍耐的；所以為避免在炎炎的魔火裏燒灼我底殘軀，我不得不離開你到一個較為安靜的地方去。不過請你不要忘記我會向我哥哥說

的幾句話：『我不妄想什麼幸福，幸福不是我所需要的。……避免一點逼我的不幸，是我所有的工作……』我感覺着我底生活只是忍耐，只是忍耐……試想一想罷，生活於你只是一種忍耐的時候，你底心裏要感到怎樣的，怎樣的悲痛呢？我知道人生只是一個套一個的不幸的圈套，跳出這個便要陷入那個，在這許多不幸的圈套裏掙扎，只是呆愚，只是呆愚！但是我既沒有跳出他底圈套的聰明，也沒有跳出他底圈套的力量和勇氣；所以我底生活便走上了弱者底路程，忍耐的路程。我底心田好像一大片荒涼遼闊的禿光無樹的山地，隱忍着多量的雨水，這水有一天是要汩濤爲洶湧的洪濤的，那時候我便要沉沒在洪濤裏流去……

車裏闐闐的人聲，外面軋軋的輪聲，都使人心裏湧起一種悽涼的幽情。窗外可見許多凌亂的房屋，大概又到了什麼埠了。我已經疲乏極了，不得不躺下略爲將息，下次再談了。

乃吾，六月二十日車中。

霽野：

我已經平安地到了S.療養院了，昨夜也算睡了一夜安頓覺，今晨醒後我還緊緊眷戀着這次穩穩安睡底甜蜜；一年來近似失眠的苦楚，真使人難堪，想起以前心裏苦痛，或無聊難耐的時候擁被酣睡的事，倒覺得那是一種永逝不再的幻美。

在這裡却時常看見熙熙憨笑的臉面，我憎惡牠們，我仇恨牠們。我愛含深沉的憂思的眼睛，因為牠們可以看透世界底真。

醫生業已檢查了我底病，照例是要說幾句慰安的話的。不過……我還是告訴你的好……在我和你握別的時候，我底內心裏湧滿了一種淒涼的情緒，我底眼前電閃着過去生活底幻影，不是傷昔，不是離情，只是渺茫隱約地感覺着我走上了毀滅的路程……

不再寫了，我的頭，肺和胸腔都疼痛得不能再支了。

乃吾，六月二十三日病中。

哥哥：

現在我獨坐在窗前，看望着天空裏閃耀着的星辰，牠們射出冷清的光來，顯得夜色更爲幽寂，煩苦不安的心也得了充分的寧息。

醫院周圍樹木很多，頗有鄉間的風味，清夜裏瞑目聽附近的狗吠聲，心裏每每憶起童年的事和家鄉景物來——

天色已漸近黃昏，四月的暖風柔和得如母親底催眠歌一般輕輕地吹拂着，滿天浮遊着燦爛的薄霞，西南方蜿蜒着糝糊的遠山底輪廓，河洲上這里那里的村莊，烟突裏淺灰色的晚炊的煙緩緩昇騰，烏鴉也噪着歸林了。我們底眼神都向着遼遠的叢林裏凝視，我們匆匆地向L君底住所走去，我們熱望着要捉我們所愛的山雀——童時是怎樣的心情呵！

我們在新月照着竹陰裏守候，幾次探索之後，終於捉到幾雙綠色羽毛的小山雀了。心裏充滿着歡欣，我們回來時已經是二更後的時候了。

我們殷勤地喂養，第二天一天山雀全沒離開我們底身旁，喳喳叫着張開黃嘴脛，吞嚥小塊的豆腐。我們如母親對嬰兒一般將牠們愛護，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才把牠們掛在帳竿上面，心裏却繫念着。

匆匆地吃完飯後，即刻便跑去看望……哦，哦！這件事現在於我還是一個淒涼的記憶——牠們只剩下幾隻羽毛了！

這些事或者你都還記得。我不知爲什麼現在時時憶起童年的

事，不知爲什麼時時一憶起一些瑣細的事便流起淚來。唉，唉，無夢無睡的夜，捨此又有什麼方法捱過呢？……

夜深人倦，偷點着的半隻洋燭也將近熄滅了，我底手腕也無力再寫了。

乃吾，九月十日病中。

霽野：

今天醫生勸我要好好將息，「不然」下面的話却沒有說出來。我問他可有消滅記憶和思想的藥水，他憐憫地看一看我，輕輕地嘆一口氣，默默地走出去了。

病好是無望的，但是這個並不給我一點畏懼，人底周圍的一切都是逼迫他到墳墓裏去的。死了，他們可以唱凱歌，我或者可以在墳墓裏得一點安息。

上次小弟弟們底信說母親和他們都非常想我回去，T.君到家的時候母親便哭了；我怎樣回復他們呢？要說病不得好，母親要怎樣傷心！要說是好了呢，可不是又謊了她嗎？……

唉，唉，Abdul Baha 說：『生活是——不要爲任何人悲愁的原因，』我不信任什麼教條，但是我不得不走他所說的原則——我要靜靜地死去，不再寫信家去了；我隱忍着一切，我隱忍着一切：

頭痛難支，或許這是最後的信了。

乃吾，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霽野：

我已經昏過去一次了，現在我想勉強支持着寫幾句信給你，恐怕我們不能再見了。

我底眼前閃着綠的山雀底羽毛，我底眼前閃着圓睜的小鼠底眼睛……我轉眼向着家鄉，小弟弟們在旁歡跳，母親似乎在啜泣……周圍的人好像很得意，他們笑，他們得勝了，他們是我底熟人……

革命者

已經是一十一月底的天氣了，雖說是在靠長江北岸的A城，氣候也常到冰點下十幾度。冬天的夜特別地長得難堪，尤其是於無聊閒居的旅客；所以我每晚飯後，必點着燈耐心讀幾點鐘書，爲的是讀乏了，一躺下便可以睡着。夜間作些虛幻的夢，也可以略略充

實些日間單調無聊的生活。——以我底經驗說，夜間讀書似乎於作夢有些幫助。好像也曾聽着有人說我勤讀。因此，那歡喜閒談的T君和S君有時掀起簾子，也只略站一會便走開了。大概他們也未必知道，我底讀書爲的是圖日間現實底忘記和夜間幻夢底尋覓罷。

書籍不是萬應散，所以我底心有時忐忑着，黑魃魃的字便在我眼前躍躍跳動。請原諒罷！到了這時，我就去找S君，他便手舞足蹈地東一句西一句地說起他看爲重過泰山的話來：『C女士真開通，她和我叙了許多話。真開通，來到這里作招待。外邊好，真開通！』……『聽說W君不久要從北京回來，以後的天下還不是

你們的嗎？在高等小學的時候他就不錯。』……『北京』兩個字他似乎格外鄭重地讀清楚些，『嗎』字以後的音拖得格外長而高，似乎滿懷羨慕並且能斷定確乎如此的樣子。『就不錯』三個字底音發得緩而低，大概是回想起幾年前同學的情形，誇示自己底目光還不差；後來一念及自己底近況，於是便忽然止住了罷？我只用『哦』，『是的』，等字回答，因為我底腦子只隨他底話打打轉，並不要高談什麼；他也不給我機會答較長的句子，我沒答這話，他底話鋒便又轉了陡灣——『K]那個調舌鬼什麼事他都搗壞！』或是——『F]弄幾個錢不是賭便是嫖。』……許多時間我在無法葬送之中找出這個法子把牠葬送。在這樣無聊的狀況之中，我度過幾乎

天天是絲絲細雨的長江流域的春天，直到溼雪下不及寸的冬季。

北風在雪後吹得更凶，我屋裏一塊作屏牆的白布，像旗幟一般嘩嘩地飄動。因為我底住房只有這麼大的地方：一張板床，床面前一張桌子，桌床中間只有側身可以走過的路，靠桌的空地還可以放下一條窄窄的骨牌凳。布牆那邊的小屋裏放着一堆堆的報紙，大概是發行室罷；一張空桌上面却也放着剪刀和漿糊，也常聽有兩三個人低聲聚談，大概也就是編輯室了。要不是讓天風進來吹動吹動，恐怕要和棺材裏一樣靜死；所以我沒聽一個老年人『着風骨頭疼』的勸告，却整天只開着窗子。

雪後的昏黃，屋裏一時不至暗黑，所以我也不曾點燈，只坐在

骨牌凳上支着頭幻想，兩眼凝視着床裏牆板上釘着的愛羅先珂底綠色肖像，這也就是我屋裏唯一的陳設了。心裏只鬱積着一些無名的感傷，只感到一些難言的寂寞。

布牆掀起，露出T君底面貌，土黃的臉面映着黃昏的光輝，更形油光光地淡黃可怕了。我仍然支着頭坐着，讓他在床上坐下，幾分鐘我們沒有說一個字。他似乎心裏有什麼事，坐在床上移來移去的只是坐不安穩的樣子。我想或者是坐得不耐煩要走罷，所以只靜默着不做聲，希望他走了好繼續我底幻想。

他輕輕地把放在桌子上的一本書掀開，又輕輕地合上。又過了一些時候，他才低聲說一句話：

『洋文總不如中國文合眼。』

『看慣也就好了，』我說。

又沉默了片時他才問我道：

『究竟洋文書裏叙些什麼事？』

因為我手邊是一本叙革命故事的書，所以我順便回答說：

『所有的事都叙，這是一本叙革命的書。』

這答話似乎很有力量，他底兩眼驚異地望着我，心裏也似乎更爲激動，他從床上站起，手做着姿勢，聲音也似乎有點變調了：

『叙革命的書？』……『革命』兩個字吐得異常地清楚沉着。

屋裏靜死的空氣頓形轉變，我底手也不支着頭了，我底眼光轉

向他底臉上，看他似乎腦子裏正燃起了一種回想。

『鬧革命的玩意兒倒還有趣哩！』說着他又在床上坐下，並且隨手掏出一包長城煙來。我將火柴遞給他，一面就順手點了燈。他底兩眼裏有種閃爍的光輝，異樣地注視着我，黃皺的臉上也堆起平時不經見的笑容來。他時時以手搔着頭髮，顯然地他底心裏更較以前興奮了。我知道他底話已是弓上待發的箭，所以就接着他底話問他說：

『你玩過革命的玩意嗎？』

『或者沒有你書上叙得有趣罷，』他謙虛地說，『但是這是我親身玩過的玩意。』他用力吸了一口煙，隨即又靜默下去。

「那時候我比你勇多了！」他忽然大聲向我說。「那時候我在最冷的冬天也只穿比你底制服還薄的呢衣。腿上打着裹腿，走路來踢死蝦蟆拌死猴的，他們給了我一個「大馬猴」的外號。」說着他便要站起來踱步——可惜只是地方太窄了！

「我覺得什麼事幹來熱鬧便即刻就動手。我底火性沒處發作的時候，就該我兩旁隣家的小孩子們倒霉了。——找不着小孩子我便要打狗。」說着他笑起來。

「那一年可來了合脾味的玩意了！聽說是和皇帝打仗。我家鄉也到了些辮子盤在帽子裏面的「蝦蟆黨」。我跟著手就要去投營，和皇帝打仗可不是比打狗和打小孩子勇多了嗎？打仗！開

鎗！這該玩些新玩意了！——我那時這樣想。可是家裏老人家們可着了慌了！哭的哭，鬧的鬧。我媽媽只是哭着說進了蝦蟆黨就要殺頭，弄得不好老子娘也是受累。但是男子漢底心腸那能哭得軟？哈！哈！這樣我就投了營！』他彈一彈紙煙灰，又暫時歸於沉靜。

過了些時，他又接下去說：

『剛好我一進去，B都督就正在S埠等着人，說要乘機會去取A城。進去的第二天我就穿起軍衣軍靴，戴上軍帽，哈！覺得腳下的地都高起來了！我打街上走過，隣家的小孩叫我做蝦蟆黨，我就給他一個耳光，他大叫着媽媽哭回去了。哼！和皇帝打仗的

大軍哩！——我那時越想越得意，皮靴走得閣閣地響，家鄉的街市在我底眼睛裏也變了樣了！」他冷笑了一聲，眼向着窗外探望。這時，對面酒樓上的飲客，正在興高采烈地猜着拳，妓女們也正拉着胡琴在高聲賣唱。

『那些雜種們要在那時候遇着我，我管叫他們流出腦漿！』他冒然憤聲說。

他重新吸着一枝紙煙，隔了一會又繼續說他底故事：

『第三天我們便要拔隊到S埠去，我也就在那天早晨領了一桿無煙鎗。背在身上重吞吞的，真有趣！』說完，他拍拍肩頭幌幌身子笑起來。

『到S埠便見了B督。他身旁沒有一個兵士，只指望我們這幾十個人去佔A城。咳，不過他真威武，像個將軍！他對弟兄們也真好，句句話都叫人心服。』

『他對我們演說，』他坐起身子拿出將軍底樣子，兩手作着姿勢，捏着腔調，述說起來：『諸位弟兄：現在各處都起了義，要推翻異族的皇帝。天下不是一個人的，我們也不必像敬神樣怕皇帝了。天下是大家公有的！現在A城的皇軍全隊去和革命軍打仗，A城空無人守，我們要乘這時機去佔據。諸位弟兄：我們大家同心去打，以後有罪大家同受，有福大家同享……』哈，哈！他說了好多，真勇，真像個將軍！』說時他竟笑着拍起桌子來。

『到S埠歇了一天，我們便開隊到A城，』他乘勢就接着說：『這中間還要經過W埠呢。前路軍報說W埠大軍已經預備開火，我們幾十個新兵那能上陣呢？却虧得B督計劃多，他把我們分成兩隊：一隊坐船，一隊起陸。坐船的一隊有上十個人，都背的是在S埠購買的德國新造的洋鎗。他吩咐走水路的遇着大軍只管開火，我們在後面走陸路便會響應。餘下的人，我也在內，就和B督由陸路走，——我們却一鎗沒開地走僻路跑到A城……』

『那末走水路的呢？』我隨忙接着問。

『那還有什麼好處？聽說被官兵鎗斃了！』他底聲音陡然消沉下去，他嘆了口氣，低下頭去死力吸起紙煙來。

對面和上面的酒樓已經沒有聲息了。微風吹着燈焰閃動，屋裏更顯得陰森而悽涼。新晴的天空裏閃爍着的星光，如初長成的少女底眼睛，一般惹人愛憐。天上乳白色浮遊的雲翳，地下銀白色薄鋪的積雪，表示着各物都平安地寧息，而漂泊者底心却因此更感得渺無歸處了！

『到A城以後怎樣呢？』在長時靜默之後，我問。

『到A城以後——』他說着稍停，把吸殘的紙煙頭從窗眼裏扔出去，兩手捲一捲袖口，這才拖長嗓音大聲說：『那還不是山裏沒老虎，猴子稱大王嗎？我們到時，城裏果然一個兵也沒有，人心慌慌動的都怕蝦蟆黨。到後我們就出示安民，叫他們不要害怕，

並且說了後面大隊不久就到的一大篇吹牛話！真好玩！哈，哈！這樣就地招了些新兵，七拚八湊地編了一營——其實怕還不到二百人。四城門也就派人站崗，大號也滿城——都都都地吹起來！好威武！哈！哈！說時他又顛着腿拍桌笑起來。

『不久官軍得了消息，』他收斂了些聲音，臉色也陡形莊嚴地說。『這才是男子漢作事的時候哩！開鎗！殺人！多麼英雄！多麼有趣！——我那時心裏一點也不害怕，只急等着開火打仗。打靶打得更起勁，鎗也擦得更勤了。那時候我比你勇多了，』他笑觀着我，嘴裏顯出兩排黃牙齒來。

『探報說敵軍離城不遠，我們即刻就整隊迎出去。』B督選了

我們幾個老同事隨身，又對大眾說了些有福同享，有罪同受……的話，親身上前敵指揮。出城幾里就開起火來了！我還記得上陣打第一鎗的時候，魂不在身似的眼前模糊起來，好像我已經走進了另一個世界；打了第二鎗，第三鎗，便漸漸地定了神；又見B督在後面，所以更提起精神了。打不到十鎗我心裏喝血的雄心便被喚起了，我覺着不順眼的東西我底心便想使他們一律滅亡，樹也罷，人也罷，牛也罷，鄉村也罷！……在我底眼睛裏只有殺，殺，殺！……」他底聲音高而嚴厲，殺人的勇氣從他底眼角裏透射出來。他坐下站起，站起坐下，兩手做着瞄準的形勢，我只看着他發呆。

『我勇糾糾地前進，我覺得要殺完他們才快意。哈，哈，真

痛快！忽然我聽着「嗚！」地一聲響，我底眼前便一黑。我就覺一股殺氣從我底頭頂衝出，拿着大刀還喊「殺，殺，殺，」地衝鋒……不過以後我就不明白了。……他底聲音漸漸低沉下去。

「你受傷了嗎？」我低聲問。

「是的，我受傷了。」他也緩緩地回答。

「等我傷好的時候，戰事也完了，」過了些時候他才繼續着低聲說。「官軍因為四面的風聲不好便退了。B督也就掛起「大都督B」的旗子來。他算作了A城底皇帝了！衙門前，就是現在的省長衙門，也站了好些衛隊，堂堂皇皇，好不威武！做窮桿子的時候，口口聲聲「諸位弟兄」，「有罪同受，有福同享」，末了

就不問舊人了！我們還是吃三塊錢一個月乾糧的「弟兄」！」他憤怨似地說，又很命地吸起紙煙來。

『以後來了一個新營長，我們却都弄在他底手下！什麼王八羔子也來作長！——我們都依仗是B督底舊人，時時和他對抗；所以也就成了他底眼中釘。』他冷笑着緩緩地說。

『在營裏沒有事，就只喝喝酒，抽抽烟，閒談閒談，或是到外面逛一逛。無聊無聊！越過越沒有意思！兵營裏充滿了鬼氣！我倒有點想……』

『想娶親了罷？』我笑着問他說。

他也只冷笑了一笑。

『有一天，我喝得爛醉回來，』他底神氣似乎又嚴重起來接着說，『輪着我站崗的時間已經過了半點鐘了。挨了營長底一頓臭罵，我才背起帶刺刀的鎗去換了班，心裏氣憤憤地站在崗位那里。什麼鬼差事——站崗！我神魂昏迷地在那里怒罵着，回想着。回想着我從家鄉投營，回想着我和B督一隊從S埠到A城的情形，回想着到前敵開仗的英勇，回想着受傷時悲壯的情況……現在却背着鐵桿當看門狗！沒意思！無聊！真是心裏無名火萬丈！我無意識地離開崗位，我走回到院子裏，我看着我面前有種黑叢叢的東西！我心裏湧上來一種莫名其妙的和我受傷時湧上來的一樣的殺氣，我說着「去他娘底球」，便向黑叢裏刺去。我聽着一聲鬼

樣的叫喊，以後的我便全不明白了。……』我身子寒慄起來，覺着屋裏充滿了陰森森的殺氣。

『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我刺死人了。這自然是營長除去我的機會，不由分說，我已經定處死刑了。我底身子五花大綁起來。我想活着也是無聊，倒不如完結了也好；所以也沒有什麼怕。我回想以前也只是胡鬧，也只是沒有意思。罷，罷，罷，出北門往南拐，腿一伸，眼一閉，什麼事都完結！……』他低聲緩述着，雖然沒有多大恐怖，聲音裏却含着深沉的悲哀。窗外靜死得沒有一點聲息，雪如死人底面皮一般蒙被着大地，我底呼吸也如夜底呼吸一般輕微。

『不料因爲B督底祕書長幫忙，他是我底親戚，得了B督底特赦令——我便從虎口裏逃脫了一條狗命……從那時以後我更覺得沒意思，我底媽媽也死了，……唉，無聊！無聊！』他底平日哀愁多皺的面皮至此又復了原，不過更加上一點平日所無的新鮮的悲哀的表情罷了。『不久我也就出了營盤了，』他又加上說。

『好歹算安頓了，』我寬慰他說。

『安頓？』他驚異地反問，『沒有媽媽了，又沒有娶親……有什麼意思？不過鬼混鬼混。喝喝酒，抽抽煙，打打牌，閒談閒談，……這樣過一輩子。一輩子能有幾年？鬼混鬼混就完了……』他低下頭去，紙煙底殘頭在他底中指和二指中間燃燒，一切都

靜止，只有他吸煙的聲音可以聽到。

『這故事不值得上書……』他站起來摸着我的底書低聲說。他靠着桌子站着，兩眼向屋裏蓬聚的青煙裏看望，面部堆着慘苦的微笑，大概是在重溫以前的舊夢罷，——可是他底兩眼裏似乎已經絕滅了希望的光輝了。

一九二四，七，十六，北京。



回 信

等着，等着，老是沒有消息。

TH男校和TS女校都是P教會設立的，中間只隔着P教會牧師們底住宅，所以兩個學校相離是很近的，三點鐘以前的事情現在還沒有消息，無怪玉英焦急得難耐了。

玉英是TS女校著名的好學生；不愛多事，不愛多言，功課在全班佔第一；但是她對人只是微笑，從不露一點驕傲底神氣，有少女所應有的可愛的爛熯的丰彩，在她底態度上絕找不出輕浮和做作底痕跡。她常常是安靜的，淡泊的，從不表示過分的歡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失意。同學們都羨慕她，說她底心裏是有天國底和平的，實在的，她是一個恬靜的少女，面上常帶着和諧的微笑，笑裏深埋着少女底夢想和秘密。

耶穌聖誕節到了，TH男校演劇。玉英也被同學們邀着去看戲。她是不愛到任甚麼會場裏去的，因為每次去後心裏總引起些不爽快的情緒，有時爲情面底關係不得不去，坐在衆人聚集的會場

裏，但是多半她都不待會終便悄悄地獨自走去了。這次到T H男校看戲，也是被同學們幾邀幾請還不肯動身的，但是——

『靜坐在家裏想心事不如去散散心好些，』她底同學底這句話使她紅了臉，她便同她們一陣去了。

她們到時，T H男校禮堂裏的看客還很稀少，離開幕還有半點鐘的時候，她們便選了適中的地方坐下了。電燈下白牆上綠紙黑字的秩序單內有幾個字特別大——戲劇：卓文君。

玉英曾經讀過這個劇本，一看見這幾個字便引起讀時的環境和印象來：深黑的冬夜，周圍已靜死無聲，自己獨坐在白煤爐旁邊低聲微吟，讀完後她覺得心裏有種捉摸不住的東西漸快漸快地跳動起

來，遠遠地甚麼地方似乎有飄渺的琴聲和她律動的心音相應。玉臉
上堆着神祕的微笑，她低頭坐着一點也不作聲。

玉英這次可有了耐性了：戲完了，人散了，她還不動地坐在那
里向着白幕布出神，似乎那幕布上還活躍着剛才演劇的人影。

讀時和剛看的這劇本底印象融成一片，夢幻地在她眼前蕩動，
她好似多次地經過了這境地一樣。她底心裏現在有一種誰也猜不
透的夢想。

『這次可看高興了！』她底一位同學帶着善意的譏刺向玉英說
道。她們都看出玉英這次過分的注意與興奮了。

『人完了好走些，免得擠，』玉英緩緩地回答，懶懶地站起身

來，帶着留戀的深情，她向白色的幕布又狠狠地釘了一眼，這才和她底同學們一塊回去了。

從這以後玉英變得更爲沉靜了，她常常站在學校園裏枯樹下面好像懊惱似的沉思着甚麼，有時候抬起頭來向北看望TH男校底樓頂，看望樓頂上的天空，看望樓頂上的浮雲，好像有甚麼秘密發現似的，她顏間堆起微笑來。但是有時微笑像閃電一般飛過，失望籠罩住她底全身，她便迅速地溜進臥室，靜靜地和衣躺下了。

夜間，玉英也難以安睡了，她底耳朵裏響着不知來自何處的飄渺的琴聲，扮卓文君的他底形像只是如即如離地在她底眼前閃現，她底心裏有種說不出的苦悶，她覺得心裏多了一種新東西，這東西

在她底血管裏流動，使她底心和脈搏底跳動都增加了。同時又好
像失去了一切似的，覺得她全身飄零無依。

玉英見人還是微笑，但是這微笑不是以前的微笑了：裏面夾雜
着酸苦的神氣，她見人好像有些窘似的，總有些遮遮掩掩的懼怯。
她底神情恍惚，因此不敢多和別人說話，恐怕別人會從她底話中發
現她心底深處的祕密。然而無意中她總愛提到TH男校看戲的
事。

「怕還有人想着司馬相如呢！」她底同學在談得熱鬧的時候戲
聲說，眼光却緩緩地投射到玉英身上，她便低下頭去不作聲了，臉
上漸漸地紅起來。她底同學們哄笑着，她底心裏充滿了一種難為

情的半喜半怒的感情，臉上現出差怯怯的微笑來。

玉英想把一切念頭都拋開，回復她以前的恬靜淡泊的生活，但是有種莫明其妙的內在的東西使得她興奮而且不安，這東西使她感受着生活上有一種更强更大的力，這力驅使着她向前掙扎，她在這掙扎裏也獲得了她從未嘗味過的辛酸和甜蜜。

以前的渺茫空泛的夢想現在更爲迫切地現在眼前了，並且在現有的夢想裏似乎有一種具體的東西了，雖然這東西也是一樣遼遠，一樣的不着邊際，雖說在恍惚的情況中，這東西却似乎是確鑿可見的；雖然心裏更爲飄渺，却覺得是有所追尋，有可憑依的了。

夢想，夢想，甜蜜的梦想，幸福的夢想，聖誕節後兩星期裏充

滿了玉英底生活，同時也帶來許多煩惱與惆悵。

屢次屢次提筆，終於還沒有寫成她所願寫的信。最後她簡直不願起身，洗臉，吃飯，上課了，她告了病假終日躺臥着。一個人躺在臥室裏更形孤單，白天躺着夜裏便沒有瞌睡，因此她底內心便更形煩亂，桃色的夢想更紛至沓來頻頻地擾她不安。

她臥病的第三日，她底十歲的小弟弟來照她，她便把同學們買給她的水果糖物等給他吃，她慈愛地摸他底頭，熱烈地親他底嘴。東西吃够了小孩子便要走，她牽着他底手只是說：

『莫慌，弟弟，乖弟弟，我要——』說着他又停下，親了他一次嘴，順手拿起一個橘子，她接着說：『我要把橘子給你吃。』

她把橘瓣一瓣一瓣地送進他底櫻紅的小嘴裏，他吃着橘子臉上現出更爲嬌憨可愛的神氣。只吃三瓣他便搖頭不要了。

他又要走，她可窘了，手向鋪被下面摸索，她向他說：

『莫慌，乖弟弟，我要——』她又不說了，手牽着她弟弟。

『我要——我要說故事給你聽哩！』隔了好久之後她弟弟要掙脫他底小手時她才說。

但是她心裏異常紛亂，她在罣念着別的一件東西，故事也說不出頭緒來，她牽着他底小手，她親他底嘴。

最後，弟弟終於是無法再留的了，她便摸出一條手巾爲他包了許多水果和糖物，另外——在她底枕頭下面摸出一個絹手巾的小包

裏，打開來，露出一封粉紅色信封的信。這信稿在她心裏已經籌畫了十天的工夫了，前天告病假時着筆寫，改了好幾次，才於昨天下午寫定的。直到她弟弟一定要走的最後的瞬間，她才決然把牠拿出來。

『乖弟弟，把這個送到T H學校門房去，等回信，給我送來，回家可莫要說。』她囑咐他，把信謹慎地放在他底袋裏。他還沒走出房門，她又叫他回來，把信又拿出來細看了一遍，『封好了，』她低聲說，便又把牠放進他底袋裏去。

他目送着他直到不能再見了。她覺得他真好像小天使一樣可愛。她想像他經過了牧師們底宅院，她想像他走到了T H男校底

門前，他到了門房，交了信……突然她底心不安地跳動起來。

但桃色的夢想又使她平靜下去：信已經到了他底手中，他親密地在信封上接吻，歡笑地將牠拆開，他看着在……

她覺得身上微微抖索，房屋微微旋轉，遠處的飄渺的琴聲漸漸逼近她底耳邊，一切都蒙蔽上了玫瑰色的神祕的色彩，她底夢正甜濃，她忘記了一切。

噹——噹的下課的鐘聲響後，院子裏的脚步和笑語便喧鬧起來了，她才突然驚異地憶起：『已經去有兩點多鐘了，弟弟怎麼還沒回來！』她不免有些焦急。『要等着回信的，』她又轉了念頭，『寫信是很費時候的。』這時同學們又上堂了，院子又死靜下去。

她想弟弟也許已經出了T H男校底門，手裏拿着她所渴望的回信，不久門聲一響便會露出他底小天使的臉面——但是又過了不久時候，院子裏仍然沒有脚步底響聲。

她開始失望了。……

但是快樂的夢想又誘引她祝福將臨的幸福：遠處似乎有人向她底臥室輕輕地走來了。……

L夫人是P教會裏一位德高望重的女教士，耶穌底道不用說，孔子底道理她也是最熟悉不過的，她兼辦TS女校底教務和齋務。她很佩服聖經裏有兩句話：『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

經與她犯奸淫了。』這話她以爲說得真澈底，真可靠；最純潔，最高尙的道德只在這兩句話裏尋求便得了，我們本土的『男女授受不親』她以爲還是太皮毛。

L夫人正在翻讀聖經，因爲晚上還要作一次晚禱，她要預備爲學生們講道。聽着扣門聲，她便懶懶地答道：『來！』

TH男校的童役送上一封粉紅色信封的信，並和一頁白信紙，說是TH男校底齋務長叫送來的，L夫人倒吃了一驚，一看白信紙上寫道：

L夫人大鑒適在敝校門房遇有 貴校學生投書敝校

校學生內中云云頗與風化有關鄙意此風萬不可開
故特將原函奉上俯望 裁度辦理是幸即請

教安

王遜生謹上

L夫人登時臉上便失了色，兩手也微微抖索起來。她想起了人底軟弱，人底罪過，她便跪在聖像前祈禱。

她覺得粉紅色的信是罪惡的污濁的東西，所以她並不會打開來看，只輕鹹地把牠胡亂抓在手裏。

拿起她常常用以洗滌學生底罪過的工具，她忿怒地向學生底寢室走去了。

被新的希望誘引，被快樂的夢想撫慰，玉英底眼中閃耀着異常的光輝。這光輝使她底眼力銳敏：她能透穿厚牆清清楚楚地看見走向她來的弟弟。可愛的是他底微笑的臉面，可愛的是他底玫瑰色的小手——在他底小手裏握着她所希望的回信，這却是更爲可愛的。

眉間脣上堆着神祕的微笑，她底臉面好像朝陽下面新放苞的芙蓉花一樣，表現出少女底活潑與美麗——她底自身便是幸福，便是美。

她底聽覺也變得異常銳敏，她聽得出門外的脚步聲離門還有多

遠，她便計算着步子，她底心逐漸跳得快起來。

她突然停止了呼吸，一個震顫經過了她底全身——門開處露出L夫人底臉面。

『害的好病！』她忿怒地向玉英說。

玉英閉起眼來靜默無聲，不一會工夫之後屋裏發出控制不住的哭聲來，L夫人底忿怒似乎被這可憐的哭聲緩和了一些了，她低聲向玉英說：『起來罷！』

玉英又靜默着一會工夫，但終於被催促着起來了。

『你犯了罪過了，』L夫人憐恤而兼教訓地向玉英說，『低頭我們祈禱！』

玉英底頭是早已低垂的了，L夫人便開始祈禱。

祈禱完了，L夫人便把洗滌罪過的工具——一把牙刷，一塊肥皂，一玻璃杯淨水——放在玉英面前的桌子上面。因為照例在T S女校犯這樣罪過的學生是要用肥皂用力刷刷牙，另外還要喝一杯肥皂水洗心的。

玉英右手摸弄着衣角，兩眼羞怯怯地斜視桌上，臉是比前更紅了，但不是內心底希望與快樂燃燒出來的光輝。

一九二五年三月，北京。

生 活

王青突然站起來，把契訶夫底戲劇向旁一扔，便一步邁出門，順手把牠鎖了。一步邁得很大，不到三分鐘工夫已經轉了兩個彎在南池子大街上向南前進了。

大概一半爲着生氣，一半爲着走得太快了，他底心突突地跳得

利害。走完南池子大街，向右一轉，身上頓覺涼爽一些，脚步也就隨着慢起來。林陰裏吹着微風，樹葉沙沙地作響，他便掏出手帕，擦去臉上的汗。四月還穿着棉袍，也不能算涼快，這時全身的毛孔被悶不過，便如跳蚤一般咬起來了。

他漸漸地靜了神，手向袋裏一摸索，只剩了四枚當二十的銅子了，只够公園票價底一半。他停住脚步，懊惱並且奇怪：是甚麼力量把他抓出房門，拖上大街，推到這裏來的呢？

緩緩地，低着頭，他又順着原路走回去了。

——唉唉，生活……——走進房裏時他全身已經沒有一點力量了，便嘆息一聲坐在沙發上。周圍是灰黃的死牆。

不如索性離開了乾脆！——他想。——前天說是有同學約逛公園，一去就是一天；我到甚麼地方都覺沒趣，都覺無聊，最後沒有法想，我到閱書室去翻舊報。去的時候也不問我一聲同去不——那也許是怕你底同學不願見不相識的男人——但是她回來的時候那樣子！我躺着她竟不問我一聲，却坐在那里出神，笑哩，笑哩……嘻嘻！——他冷笑了一聲。

也許是金新那個鬼東西！他到處亂散我底謠言：熱天棉袍子還下不了身咧，家裏已經娶了老婆養了孩子咧……——混賬東西！想着，他竟破口罵起來。

——這幾天我就看她有許多改變，還想瞞着我哩！——哈哈，今天，今天又是……

——昨天我說吃麵，她偏要吃飯，故意爲難，故意爲難！不是明明知道沒有米了嗎？……

想到錢，他便把幾月來所受的窮苦罪完全記起來了，他又想起在土匪窩裏日夜不能安居，時時絕食的家庭……眼淚終於是忍不住了。

——生活，生活，唉唉！——他嘆息着說。

奮然地在沙發上坐起身來，眼裏閃耀着憤怒與仇視的光輝，他狠狠地釘視着灰黃的死牆，好像是在追詢生活究竟有甚麼意義。

——女人愛人，是在她崇拜人的時候——他想起淮爾特似乎在那裏說過這樣的話，因而聯想到他們訂婚以前的情形：她說她像對英雄一樣崇拜他，她說讀他底作品時常感動得流淚，其餘的便是怎樣愛他，怎樣愛他……他那時確實也感受着很大的喜悅；他覺得藉着他底作品兩個赤顆顆的靈魂有融合爲一的機會。他夢想着生命底大和諧。他覺得她給與他創作的力。他們都很愛契訶夫，因爲覺得他寫的東西很有趣。他記起他們所過的短暫的，確實是甜蜜的時期。於是他們便交換了戒指，作兩個靈魂要合成和諧的一體底預期。

「戒指」實在成爲「界址」了；從那以後，他覺得轉變成另一

時期了。他們中間似乎隔着跳不過的鴻溝。她底無言的淡漠在他心裏燃起劇烈的痛苦。

他盡力想免去紛爭，但是每每因為極小的細故便拌起嘴來了。不過各自忍耐一些，不久又漸歸和好了。

——許有人妄想成對的男女都是快樂，其實沒有比那更難受的苦！——再過些時候，他竟當着她面對朋友們這樣說了。

她也背地裏一說幾點鐘地抱怨起他來。

但是他們表面上還保持着和睦，他們還夢想着生命底大和諧。

——現在！……他叫，要到公園去和她理論的憤怒與勇氣使他在沙發上重新坐起來。

——愛情好比橡樹葉，新葉一生，便把老葉頂掉了——想起路丁裏這比喻，憤恨與妬嫉便如蛇一般咬住了他的底。似乎要破腔而出的大苦痛一陣一陣地從他底心底裏湧上來。

——金新這畜生，混帳東西！——他不能自制地罵。

他覺得他似乎近幾日才悟出契訶夫所暗示的真理：生命永無和諧。

——現在纔訂婚哩，結婚豈不是一幕更滑稽的喜劇嗎！——他想。

——嘻嘻！——他痛苦地冷笑。

四月午後的困倦像大被一般把他擁蓋，他幾乎要朦朧入睡了；

但是生命大和諧底夢想却陰影似地在他眼前跳躍起來。

——生活！——他跳起來喊道。這喊聲裏似乎含着幾樣意義。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作於北京。

嫩黃瓜

一天的奔波之後，頗想有片刻的清閒，晚飯後天氣也涼爽得多了，便決定晚間不再看案頭放着的幾封關於業務的無聊信，也不再去看別人底淡漠的鬼臉，一定要獨自過一個清閒的夜晚，於是就搬出睡椅去，放在扁豆藤下面。

院子確是很小的，大概有兩丈長，還不到一丈寬，但是上面是晴朗的天空，深藍裏現出閃閃不定的白星，左邊也不時吹來清微的涼風，這已經足夠減輕白日裏的疲倦，使人覺得身子輕鬆得多，心思也自由得多了。我這里向來是沒有人來的，所以我很安心，知道不會有什麼來攪擾我底清閒。

手撫摸着藤葉，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牠底葉脈來。時或有蟬底鳴聲，但並不像在日間似的，使人聽到感着燥熱。

這樣一直躺了兩點鐘，沒有想什麼，也沒有入睡，只是朦朦朧朧的。

忽然地，我坐起身子來。我用腳蹠一蹠地，覺得還實在，便

離開睡椅，踱起步。細看了灰黃的窗紙，摸了摸生滿了綠苔的牆頭，摘下一兩片扁豆葉，我才確知這是我住的老地方——這一念把我拖出夢境來。

據說夢後若迅速地一轉身，夢中的事便會忘得乾乾淨淨的，這話多半是可靠的罷。這次我底夢殘留下來的似乎只有一件東西：黃瓜。

——黃瓜？——我自問地低聲說。——這有什麼意義呢？

滿懷着疑問與惋惜，我緩步走到街上去，我走進菜店，我買了幾條黃瓜回來。我想藉着牠或者可以憶起一些夢中的事，或者可以把我底夢給補綴起來。

我躺在以前躺的睡椅上，我數着黃瓜底刺，我閉目默想。——但是夢境却離我更爲渺遠，我倒想起別人底故事來了。

微微彎曲的中等的身材，枯黃而憂鬱的臉面，語尾話前愛帶着拖長的「唉」字底聲音，我一見這樣的H君的時候，便似乎覺得他底內心裏有一件不幸的故事埋藏着在。

並不是出於同情，或者也許是出於拿別人底不幸來開玩笑的心理罷，我時常笑問他心裏可有什麼事。

——唉——沒有什麼事！你莫關心，唉——他要向我說。

有時候他談話談得高興了，便很快地在屋子裏繞圈子，兩手不

停地作着手勢，甚至把身子屈成直角，右手猛力向下，好像是要打什麼東西的樣子，語尾底「唉」字音也就隨着加重起來。

這樣過了兩星期，我也就慣了。

一天他清早便出去了，晚飯後還不會回來。頭天夜深他收到一封快信，我被他從夢中叫醒，他很不安地時而臥在床上，時而呆站着凝視窗外，時而跑出屋子，時而低着頭在屋裏徘徊，我焦灼地看望着他，直到天明才閉目微睡。我和他是新近才認識的，幾次問他，他又不肯說出原委，所以我底話也無從說。我想多半總是愛情方面的事罷，便從這方面設法勸解；但是我自已也知道感情興奮的時候，什麼話都是白費。我以後只不安地看着他，直到我疲

乏極了微微地入了睡。第二天早晨我看他匆匆地出去了，一天不見他回來，我很覺得不安，獨坐在屋裏也很無聊難耐，我便跑到屋右的廣場上去散步。

這時是新晴的初秋的夜晚，天色藍得窘人，我便躲到樹陰裏去了。

我靜立着默想了半點鐘，有脚步聲從我底左邊走近，我看去，原來就是H君。

——這時才回來呀！——我向H君叫，很帶些歡喜的神氣。

——有點事，唉——他底聲音很小很沉痛，把我底歡喜即時壓下去了。

——那末現在已經辦妥了嗎？——我緩聲問。

——沒有什麼可辦，唉——一陣瘋狂過去了就完了，——他嘴裏吐出強烈的酒氣。

——哦……？喝酒了嗎？——他底答話使我更加懷疑，我問。他不作聲，他底兩眼銳敏地向遠方凝視，好像要在空中攫捉住什麼東西似的。靜默了許多時候。

——哈哈！——他突然大笑起來，這笑裏含有更大的悲哀，似乎要使四周寧靜的空氣炸裂。

——有事還是請說了罷，何必放在心裏難受呢？——我催促他說出心裏的事來。

他
不
作
聲。

——女人女人兮，愛情愛情！……我想他大概也是鬧這一類的事罷，便戲口說出這話來。

——唔？我要回去赴結婚的喜筵哩！——他隨即接上說。

——那還有什麼不高興的呢？——我隨即問。

——我昨夜接到一封信，她底他底信……說時他摸索着口袋。

——哦……

——他說他和素芬要在一星期以後結婚，希望我那時候能到他

們那里去玩，哼……

——唔？

——我起始想那畜生是來要我底好看，——說時他臉上現出凶
狠像——繼而想他不知道我和素芬底交情。……

——哦……

——這封信是他寫的，但是下面也有素芬底署名……我想女人
終究是不可靠的……——他說完後嘆息了一聲。

——三個月以前我和素芬初次認識，我是在鄉間住慣的，她也
很愛鄉間，K城城外也很好，我們便時常到鄉間去玩。——停了一
會之後他接着說。——有一次她約了幾個相知的同學和我一塊出去
玩，我們從午後一時一直玩到傍晚，我們都很渴了，便到鄉村裏去
買瓜吃，那時候黃瓜還嫩哩，只有……

他用大姆指和食指作了個手勢。

——也許我太對素芬殷勤了罷，——他微笑着向我說，——我把洗好的嫩黃瓜分給她們的時候，素芬底一位同學說：把最嫩最好的一條給素芬罷，說後她們笑起來。我看一看素芬，她底頭已經低下，她底臉向着地，紅紅的，紅得真可愛。……

他好像沉迷在那過去的幻夢裏一般，靜默着，微微地搖着頭，閉着眼。

——但是歡樂容易過去！——他忽然聲音沉痛地說，緊握着我底手，——我底素芬一月以後便不再愛我了……他底聲音逐漸地低下去，話沒完他便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他底哭聲透進了我底心，我緊緊地握着他底手，我們默默對望着。

——不久便聽說她和他訂了婚，唉——K城我是住不住了，我想去漂泊也罷，便私自跑到N城，唉——那淒涼實在是說不盡！

我們默默地對望着，我竟想不出一句話慰安他。

——但是又何必說呢，她不愛我了，這是我底運命——他仰首望着天空，盡力遏抑着他底感情，——我上個月在N城，這月在這里，下月誰又知道到那里去呢？現在雖說她底影子像水蛭一般緊伏在我底腦子上面，不久總會忘却的罷，朋友，不必担心，這是我底運命。……

他底啜泣的哀音真要擊碎我底心！

晴空裏閃着群星底眼睛，微風在樹葉上沙沙作響，彷彿是在悲悼他底不幸一樣。

——回去罷，唉——天已經不早了，對不起得很，——他向我低聲說。

——好罷。

——這信也有素芬底署名——他自語似地說，途中他又摸出昨夜_的來信。

——怎麼知道我底地址呢，我對舊朋友都沒有給信？——他自問。

——過去的讓牠過去罷，不必過分傷心，——看着彎曲的弱身子，我不由已地向他勸說。

——沒有什麼，請你寬心，——他忍着眼淚向我說。
過了一會，他狠狠地撕去昨夜的來信。

H君去後已經將滿一年了，到如今我還不知道他底消息，他現在流落到那里了呢？我手指撫摸着黃瓜，眼前浮出身體微曲，面目枯黃的他底形像來，我凝視着遠方的星辰，沉思着愛情底魔力與神祕。

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

微笑的臉面

空氣儘够嚴肅了：幾個人聚在閱報室裏低聲談着話，叙着F.軍班師回京的消息，有時話聲高大起來，這沉悶的圈子裏透出幾聲喧嚷的笑，但是這笑聲底陰影裏顯然藏着一种不可言說的恐懼。電燈光像昏灰的薄霧一樣，彌漫在這小屋底白色的四壁裏。懷着似

恐怖而又歡欣的心情，我加入他們談話的羣中去。

——打得又不澈底！——有人似惋惜而帶憤恨地說。

——沒打到你家裏！——有人反駁他。

——早結束，少死人，少費錢。

——哼，明年開火可以早些。

——開他底去，兵多着哩！

——狠東西！

.....

議論很紛紜，我有些不耐了，便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很安靜，但是書却讀不下去。睡也不能成寐，我只閉着眼躺臥着。

——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緩緩地從隔壁的巷中響過來，伴着巡哨的兵士底踏踏的步聲；這時候已經是夜深的時分。

——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加快地響起來，我底神經便覺緊張而清醒，我底想像便追隨着靜夜中的這嚴肅的蹄聲。我陡然憶起一個很可愛的和藹微笑的臉面，這臉面照着莊嚴森冷的夜，好像是一面大的圓鏡一般。

——得……得……得……得……得……得……

微笑的臉面隨着蹄聲隱現。

戰事爆發以後，這駐在我隔壁的兵房裏的兵士底微笑的臉面，

我便沒有再見到的機會了。和藹可愛的微笑的臉面！紅潤壯健有如初昇的朝陽一般！

——對不起，——他放下電話機向我說。

他借用學校公用電話，向他底朋友告別，在他要開拔的前晚。他要他底朋友轉告他底母親和妻子，他說他不願再回家去麻煩她們了；他說他底孩子要勞他底神照管照管；他說他此去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最後他誠摯地低聲說了再見。

我等候他有一刻鐘，但我却在旁邊裝着看報，使他可以從容地把他要說的話說完。他放下電話機才察覺我在等着他，所以他謙恭地向我道了歉。

這時候他底感情大概已經到了頂點：我覺得他底在感情中燃燒着的微笑的容顏和溫和的雙眼，美麗得如鮮花和晨曦一般。他底抱歉擊動了我底心。我想假如我打斷或縮短了他和朋友叙話的時間，那是怎樣的罪過呵！

吐自真情燃燒着的心裏的「對不起」三個字在我底心底作響，那瞬間我底眼裏腦裏便深深地印入了他底微笑的臉面——永不磨滅的微笑的臉面！

自他開往前敵以後，我心裏有些懷念，他無意中却把我對兵士的態度改變了：以前我怕兵，我以爲他們除要搶要殺以外沒有其他的情感。我時常讀着詳細的戰訊，好像戰訊和一個小兵底生死有

什麼相干！自然我是一無所知，我想也許如他所說，此去沒有什麼危險，但是……我不儘着想下去，只在空想裏保存着他底微笑的臉面——空想是唯一的慰安。

站在樓窗旁可以看清楚隔壁的兵房，兵開後好像是一片荒涼的墓場。每日清早的號聲，在平日有時足以引起淒涼而甜蜜的兒時的回想，已經是多時聽不到了。月光下的方格的紙窗，好像是垂死的人底眼珠，充滿着淒慘的深情向人悵望。白茫茫的風後的操場比死人底容顏還令人感傷！

白天裏時而有拾字紙的老媽子進去拾兵士們扔下的破衣破鞋。夜裏他們底住室便成了老鼠底宿場。

我愛向這兵房看望，因為我願飽飲這悽涼，這樣可以增加我對於那可愛的微笑的臉面的懷想。

懷想——懷想——微笑的臉面却永不能實現在我底身旁！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微笑的臉面隨着蹄聲變化，蹄聲鼓蕩着我底幻想。

半空裏飛來一顆流彈，正中在他底兩眼底中間，鮮血便泉一般從這里湧出，一切都被血淹沒。

一顆炸彈正拋中了他底頭顱，他便整個地變成了火紅的煙霧，散在空間，散到空間底極處。

他底心中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他底微笑的臉面變成了洶湧的海洋，他要翻蓋着人類，洗去他們底污辱。

他變成了一面平明的圓鏡，要普照出人類底污行。

他親吻人，擁抱人，撫慰人，有如嬰兒底母親。

四周響起震天動地的炮火聲，威嚇着要毀滅他。

他掙扎，他奮進，微笑的臉面擴大起來，覆蓋着一切，一切都

蒙被着晚霞底桃色的澤潤，宇宙底新生！……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忽加嚴厲起來，涼風掠過我底臉，我從幻想中驚醒。

微笑的臉面被馬蹄踐踏成絲絲的碎紋，但他們還在踐踏下掙扎

奮進，他們要擴向無限的遠處，普蓋着宇宙，以大的微笑的臉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北京。

題 卷 末

有好幾年自己實在好像是影一樣生活在人間，這幾篇就是那時生活底影中影。過去的生活底影已經是杳無踪跡的了，也不想再追回牠來，這影也就讓牠隨同那影消滅了罷。這小集只是墓碑，不過證明牠們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北平市。